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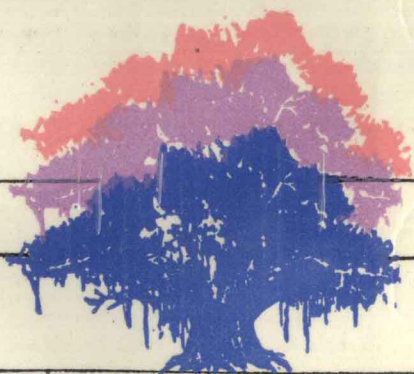
故乡的榕树

贺 青

GU XIANG DE RONG SHU

故乡的榕树

花城出版社



GUXIANGDERONGSHU

故乡的榕树

贺 青

花城出版社

故乡的榕树

贺 青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75印张 4插页 150,000字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620册

书号 10261·920 定价 1.75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精选了散文、随笔和杂文五十篇。作者以饱满的热情，优美的笔调，描绘了祖国多姿多彩的壮丽山河。从北国代表中华民族伟大气魄的万里长城，到南国富饶的大沙田区；从长安街迷人的灯火，到作者家乡的倔强而富有生命力的榕树……作者在读者面前展示了一幅幅壮丽动人的图景。

在杂文中，作者则以犀利的文笔，歌颂新生，鞭挞陈腐，给人们以有益的启迪。

目 录

绿叶赋·····	1
春在枝头·····	15
呵，大沙田·····	18
故乡的榕树·····	22
桐花·····	27
种子赞·····	33
长安街的灯火·····	40
登上八达岭·····	46
曙光·····	50
沙角烟波·····	57
北戴河散记·····	62
澳大利亚印象·····	68
白兰花的命运·····	91
朋友之间·····	95
老铜锣匠的故事·····	98
东来顺的发家·····	101
再谈东来顺的发家·····	105
杜鹃的叫声·····	109
世世代代·····	113

大吃一惊的好处·····	117
题咏留名杂议·····	120
真假孙悟空·····	123
开会不要开死人·····	126
略论自掏腰包·····	129
老少两代赤子心·····	133
千古仰高风·····	136
“功不在禹下”·····	141
杨联康的铁脚板·····	146
快人快语·····	151
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155
“廿年媳妇熬成婆”·····	158
安泰的教训·····	160
船夫的教诲·····	163
开不得“安理会”·····	165
湖边遐想·····	167
公路上的见闻·····	170
赏花的感想·····	173
走马偶拾·····	178
一团“和气”·····	183
从“守岁”说起·····	187
“适”字的学问·····	190
远与近·····	193

权当真有其事.....	196
读两位教授的著作清单有感.....	199
校歌也要唱起来.....	202
康庄道·里程碑.....	204
走向真善美.....	208
巍巍青松.....	211
新生活的歌手.....	223
壮心不已老画师.....	233
后记.....	240

绿 叶 赋

窗外飘着阵阵春雨，迷迷濛濛的，把远处的树木，近处的湖面，都遮盖住了，呈现一片灰白的飘忽不定的色调。但我阳台上栽的玫瑰、蝴蝶兰、日本海棠，还有那棵金银花，却在潇潇细雨中精神抖擞，显得分外嫩绿，光鲜。真是“好雨知时节”，“润物细无声”啊。

说起绿色，我不知怎么的，怀有一种特殊的喜悦心情。

我的家乡是在粤东山区。虽然说不上层峦叠嶂，莽莽苍苍，但我从记事的时候起，走出家门，看到的就是长年碧绿的灌木丛，挺拔的桉树，翠绿的竹子，像一座小山头那么大的墨绿墨绿的古榕。我走过田野，禾苗是绿的。我走过小桥，那潺潺流水是绿的。我跟着小伙伴们去放牛，那草地、堤坝和山坡是绿的。我上中学时喜欢抄个近路，爬上小山坡，穿过茂密的树林，满眼所见也是苍翠欲滴的浓荫。绿色，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好像理所当然地是天地间最主要的色彩，最惹人喜爱，令人留恋的色彩。

但是，我这种对绿色的依恋之情，也曾经多次为自然界

发生的骤变而震惊。

就在绿色悄悄地闯进我的心灵时，一场洪水发生了。记得连续下了几天雨，山洪冲了下来，滚滚浊流，卷着枯枝败草，带着哗哗的响声，耀武扬威似的把稻田、草地、晒谷场都吞没了。从村子中间流过的那条清澈的小溪不见了，迅速上涨的洪水把小木桥也冲跑了。夹裹着泥土、细沙、树叶、破布的又黄又脏的洪水，差一点就要闯到我家里来了。我已无法去上学了，只能用惊奇的目光，从窗口望着滔滔洪水。这水一点也不可爱，它浑浊极了，野蛮极了。不一会，又听得轰隆一声，我家后面的那间堆放柴草的小屋倒塌了。幸亏当时里面没有人，但家里人辛辛苦苦从山上刈回来的柴草和积存的草木灰，都给洪水糟蹋掉了，盖小屋的瓦片也全粉碎了。洪水退走以后，只见到处都是厚厚一层黄泥巴，连竹子、树干、绿篱笆上也沾满了黄泥，挂着乱草碎叶。这真是一场浩劫啊。

还有一个雨季，刮了一场台风，暴雨，雷鸣，许多树木都给刮倒了，田里的稻子给吹得东倒西歪，像一团乱麻。我们村子西边有一个小山岗，古木参天，听老师说那是原始森林。这里栖息着无数白鹤，每当早晨和黄昏，白鹤绕着林子飞来飞去，有的匆匆出去觅食，有的悠闲地回到巢里。但经过这场狂风骤雨的折腾，树林里枝桠、叶子掉满了山岗，也有不少白鹤受到意外的灾难袭击，跌落到地上来，发出悲惨的鸣声。

碰到这种情况，我心里难受得很。我极不愿意看到绿色

受到摧残。没有绿叶，没有浓荫，没有清澈的流水，没有绿茵茵的草地，这种世界该是多么单调，灰暗，死气沉沉啊？这时我越发想念绿叶，我希望它能像神话中的天兵天将一样，铺天盖地而来，建一个真正的绿色王国。果然，绿色是不负众望的。哪怕是不显眼的苔藓，其貌不扬的小草，欣欣向荣的灌木，以及苍劲挺拔的青松翠柏，都无例外地有一种不屈不挠的性格。洪水一退，狂风一过，暴雨一停，它们又从痛苦中苏醒了，咬着牙挺过来了，又吐出娇嫩的新绿了。它点染了江山，造福于人类。

我脑海里不禁浮现一个问题：在地球从它的母体分离出来，由一个火球缓慢地冷却下来以后，地球的表面是什么样子？我看了登上月球的宇航员拍回的月球照片，由于那里没有空气，没有水，看上去除了死寂一片的岩石和尘土以外，连一丝儿生命的色彩也没有。我想，地球在其襁褓时期，尽管也经历过“赤地万里”的阶段，但在温煦的阳光、湿润的空气和水分的熏陶下，绿色诞生了，像奇迹般出现了。这是生命的颜色，是生命的象征。从最简单、最低级的生物开始，演变为小草、树木和姹紫嫣红的锦绣繁花。古代诗人用美妙的辞章描写绿色的出现，抒发了心头的喜悦。贺知章写道：“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春天来了，诗人看见柳条吐出新绿，像少女的一头长长的秀发，迎风摆舞，这眼前的美丽景色，触发了他对春天的喜悦心情，他尽情地歌唱春风的奇妙力量。王荆公除了“春风又绿江南岸”的名句外，还有“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

排闥送春来”，“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表明了他对绿色的特别喜爱。现代诗人中同样不乏这种例子。著名诗人艾青在他所写的散文《绿》中，抒写了他为花城广州的绿所倾倒的心情：“到哪儿去找这么多的绿：墨绿、浅绿、嫩绿、翠绿、淡绿、粉绿……绿得发黑，绿得出奇：刮的风是绿的，下的雨是绿的，流的水是绿的，阳光也是绿的”。在诗人笔下，绿霭缤纷，变化万千，真是源于大自然之绿，而又胜于大自然之绿了。

一片充满生机的绿叶，往往就是一个新的生命群体的发端。这是生活中常见的现象。而无数的绿叶，则不仅可以汇成一棵大树，而且可以成为茫茫林海。它给人间带来清新的空气，给人类以食物之源，衣料之源，住房之材，用具之木。绿色还能调节人体的神经系统和大脑皮质层、视网膜组织。据有的资料记载，一公顷森林，每天吸收二氧化碳一吨，放出氧气七百公斤；一公顷油松、云杉，每年能吸收空气中的灰尘三十多吨；在夏天，可以降低气温二度至五度。一块二十米宽的草坪，能减轻城市噪音二分贝左右。一棵树一昼夜分解的氧气，足够三个人呼吸一整天。樟树、米兰、桂花、野丁香，能放出挥发油，使空气清香，并有驱赶蚊虫之效。颇有观赏价值的夹竹桃，还怀有吸收有毒气体的绝技，是一种净化大气的奇妙花木。在传说中，我们有一位祖先叫“有巢氏”，是居住在树上的。如果地球上没有树木和森林，他怎么能巢居树上以避开凶猛的野兽的袭击呢？而且，也只有存在森林，野兽才有栖身和繁衍之所，我们处于渔猎时代的祖先们才有

野兽可猎。就是到了近代，我们的游击战士活动的重要场所，不也是山沟和丛林吗？绿叶，树木，森林，确实是与人类结下了不解之缘啊。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是保持自然界生态平衡的重要一环。

但是，绿色的厄运也是够多的了。飓风，雷电，火灾，都往往给森林带来巨大的创伤，甚至上千亩的林木一夜之间化成灰烬。然而绿色毕竟是有强大生命力的，它以顽强的意志，默默地，毫不胆怯地使伤口愈合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生命的延续，包含了多少辛酸的泪水和胜利的喜悦啊。

最怕的还是人祸。战争的破坏，野蛮采伐的摧残，违反自然规律的毁林开荒等等，往往造成了严重后果。还是讲讲我家乡村子西边的那个小山岗罢，那是多好的一片树林啊。可以说是方圆几十里之内找不出第二个可以相媲美的绿色明珠。古树青藤，浓荫蔽日，鸟语蝉鸣，清泉涓涓。它与河对面的古塔遥相呼应，构成一幅无比优美的风景线。但是，在大跃进的年代，随着“大炼钢铁”的高唱入云，相当原始的斧头和锯片，竟迸发出狂热的能量，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一个好端端的绿洲“剃”了个光头。打这以后，人们也曾在那“光头”上栽过树，但始终不见好的成绩。我已好多年没有回家乡去了，据说小山岗现在也还是只有稀稀疏疏的残林。类似这种毁林的情况，是很不少的。我曾经看到有的山村，开荒造田竟开到山顶上去，坡度在五、六十度的也开，大家把这种开荒田叫做“挂田”，就像墙上挂的一块块碎布一样。不过，

这些“田”里尚未长出新绿，山下的水沟和溪流却变黄了。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宝贝——有机质肥料，也就随着山洪的咆哮，把村庄淹没了，把堤围冲垮了，把河流淤塞了，甚至把人畜淹死了。像这种对绿色的人为劫难，到头来受损害的还是人类自己。人们常说“吃一堑，长一智”，但脑子里的形而上学往往把这一古老格言改变为“非吃一堑不能长一智”，以致重复了前人的许多错误。翻开《自然辩证法》一书，恩格斯早就语重心长地讲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松林，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畜牧业的基础给摧毁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至今我们还处处可以感觉到自然界的报复，但是还有不少地方并没有“长一智”，对森林的破坏还在继续。据估计，目前全世界森林面积每年减少一千一百三十万公顷。现今地球表面约二千万平方公里是沙漠，其中有些早在出现最初文明之前就形成了，但多数是后来人为的。现在每年仍有大片农林地沙漠化。非洲的大旱灾、大饥荒，同那里森林减少、沙漠化扩大有直接的关系。我国的黄河，翻滚着的都

是浊浪，那是因为黄河两翼五十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和山川缺少绿色的植被，水土流失严重，地表被冲刷得千沟万壑，每年大约有十六亿吨泥沙流入黄河。黄河成了世界上含沙量最大的河流。由于山林遭到破坏，长江流域的森林覆盖率普遍呈下降趋势。已有不少人十分焦急地指出：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长江早晚有一天会变成黄河一样的害河。能够支配自然界，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这本来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本质区别，是文明的进步。但是文明也可能带来阴暗一面，当人们蔑视生活的辩证法，硬是把真理往界限的那一边推移时，荒谬和灾难也就到来了，惩罚也就不可避免了。

然而，文明毕竟又使人们头脑清醒起来。古往今来，重视植树造林，热爱山林之胜的有识之士、社会名流，是不乏其人的。在以农立国的国土上，森林更是性命攸关的事情。春秋时代的齐国宰相管仲，就说过：“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为天下王。”“行其山泽，观其桑麻，计其六畜之产，而国之贫富可知也。”赫赫有名的秦始皇，其焚书之举并非见书皆焚，他有几种书不焚，其中就有“种树之书”。后来他东登泰山，还专门下了一道禁令：“无伐草木”；他修“驰道”，规定每隔三丈“树以青松”。诗人杜甫“嗜酒爱风竹，卜居必林泉”，十分喜爱翠竹绿树。当草堂前面那株二百年的古楠树被狂风暴雨所拔时，诗人深感悲痛，唱出“我有新诗何忧吟，草堂自此无颜色”。王维、白居易、柳宗元、苏东坡这些大文人，也都是爱树如命的人，又是植树模范。就是武人之中，爱绿者也不少。朱元璋就深信“农桑衣食之

本”，命令百姓“务必要多栽桑枣”，并规定数目字，“违者云南金齿充军”。清朝左宗棠在新疆戍边时，令兵士自玉门关至乌鲁木齐、阿克苏沿途植树，“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传为美谈，至今在这一带还可看到一些饱经一百多年风霜的“左公柳”，老树新枝，郁郁葱葱。冯玉祥将军也热爱祖国一草一木，他屯兵徐州时，率领官兵植树，并写了护林诗：“老冯驻徐州，大树绿油油。谁砍我的树，我砍谁的头。”这诗，带有冯将军的本色，但他喜爱“大树绿油油”，则是人们的共同感情，是文明人的共同行为。人们都可看到，凡是重山濯濯，赤地千里的地方，那里缺少的就是文明，伴随而来的就是贫困；而森林覆盖率之高，往往可以成为一个国家的骄傲。正是出于为祖国富强和人民幸福，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以愚公移山的精神，人人动手，年年植树，种草种花，把凡是可以绿化的地方都绿化起来。每年的三月十二日，是我国的植树节，在江南塞北，成百成千万的植树大军，迎着春风，把充满希望的幼苗栽到神州大地上。人们把自己爱绿的深情，伴着清冽的泉水，浇灌到芬芳的泥土中去了。

不止一次，我伫立在茫茫林海之中，或漫步在绿色林带之下，仰观丛林之茂密，俯察草木之芳菲，那最吸引我注意的，还是那看似单一其实却千姿百态的绿叶。一叶可以知秋，一叶也可以见春。这是生命的呼唤。它使我从新陈代谢的法则中产生许多遐想，得到深刻的教益。

前两年的一个深秋，我住在位于北京西郊的一个大院子

里。那里绿树成荫，繁花处处，柳树，洋槐，白杨，月季花，牵牛花，把院子装扮得既优美，又宁静。特别是在一个个人工湖的周围，是宽阔的林带，一条小路隐隐约约蜿蜒其间，那是人们散步的好去处。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轻轻地吹着金色的秋风，几朵白云缓缓飘过，天空显得分外地蓝，我又一次来到湖边散步。伴着秋虫的鸣声，老槐树上一些枯黄的叶子飘落下来，铺满了小路，有的还掉到湖面上，随着徐徐流动的湖水浮游开去。这时我脑子里忽然想起古代诗人唱的“无边落木萧萧下”的句子，多少传出了一种悲凉的心境。绿叶，变黄了，落下来了，它悲哀吗？我看一片一片的落叶，纷纷扬扬，飘飘欲仙，似乎正在欢快地起舞哩。不，它不悲哀，也不伤感。它不是正完成了自己生命的周期，而可以感到慰藉吗？它每天孜孜不倦地发挥光合作用，为母体酿造了多少养分，又吐出了多少人类所不可缺少的氧气，使弱小的幼苗长成挺拔的大树。是的，落叶是值得骄傲的。它那黄金般、醉酒般的容颜，在秋阳中闪光，飞舞，欢笑，它是完全无愧的。更重要的，在这收获的季节里，槐树的无数枝丫上，一串串熟透了的豆荚正在裂开，把一粒粒幼小的种子洒在坡岸的泥土里。啊，对了，落叶纷纷扬扬，东飘西舞，它是在无限深情地最后一次亲吻、拥抱自己的儿子，给那些幼小的种子送来嘱咐，祝愿它们在来年春天，把根扎进沃土中去，并迎着灿烂的阳光，伸出第一片娇嫩的绿叶。想到这里，我忽然也变得手舞足蹈，似乎达到了大彻大悟的境界，脚步也轻快多了。我在想，喜怒哀乐，虽说是人之常情，但

一个人如何使个人的孜孜努力融汇到人民的共同事业之中，为它出力，为它酿造养分，做到喜怒哀乐与人民同在，那他的生命就有很大的价值，这是人生最大的喜事。还有两句诗，不知是谁的作品：“缲成白雪桑望绿，割尽黄云稻正青”。也对绿色作了公正的赞美。雪白的蚕丝来自绿盈盈的桑叶，黄澄澄的稻谷原也是由青青的禾苗成长而来的。这一代又一代，一茬又一茬，希望都寄托于绿，硕果都潜存于绿。人们的劳作得到成果了，还有不欣喜的吗？凡完成了自己应尽、能尽的任务的，都不会悲哀，相反，都值得骄傲，值得尊敬。记得过去曾读过梁任公的一篇文章，他就讲过完成任务乃人生最大之乐事。如果我们个人是一片绿叶，那人民的事业就是一棵大树。我们一天依附在大树母亲身上，就要为母亲尽一天的心力，直到问心无愧地随风飞去为止。

就在我陷入沉思时，忽然从湖的对岸，在那柳树枝条后面，传来了姑娘清脆悦耳的笑声。“我还没有摆好姿势呢！”原来她正站在照相机的前面，让她心爱的朋友为她留下青春倩影。姑娘穿着素色的薄羊毛衫，外面披上枣红的坎肩，下身穿的是一条米黄的裤子，颀长的身影，投入湖水之中。她的脸让柳枝遮住了，我看不见。但我相信，那绿柳丛中，在镜头前面的，是一朵无忧无虑地盛开的红花。

绿叶，它牵动了多少人的心。绿色，它成了众多的人们所喜爱的颜色。我们虽然不能在颜色和一个人的性格、追求之间划等号，但对那些执著地追求某一种颜色，在上面寄托了自